

· 论著 · 预防 ·

中学生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徐海婷¹, 李 洁², 李红娟¹, 张启录³, 高家民³, 宋纪英⁴, 尹相菊⁵, 陈景旭^{1*}

(1.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 100096;

2.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3. 莒县碁山镇中心初级中学, 山东 日照 276529;

4. 莒县碁山镇中心中学, 山东 日照 276529;

5. 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中学, 山东 日照 276826

* 通信作者: 陈景旭, E-mail: chenjx1110@163.com)

【摘要】目的 调查中学生群体的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 为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17 年 2 月 - 5 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山东省日照市 3 所中学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 11 项版(KADS-11)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评定初中生的抑郁情绪和生活事件,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学生的父母关系及受照料情况。**结果** 共发放问卷 1 3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 231 份。中学生 KADS-11 评分为(7.97±4.25)分, KADS-11 评分≥9 分者有 521 人(42.32%)。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焦虑不安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学习因子和人际关系因子评分对 KADS-11 总评分有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23, 0.11$), 受罚因子评分对 KADS-11 总评分有负向预测作用($\beta = 0.06$)。**结论** 山东日照地区在校中学生的负性情绪较普遍, 经历的生活事件主要与学习相关, 父母关系、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是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中学生; 抑郁; 生活事件;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886/j.issn.1007-3256.2019.02.013

Study of depressive statu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Xu Haiting¹, Li Jie², Li Hongjuan¹, Zhang Qilu³, Gao Jiamin³, Song Jiyong⁴, Yin Xiangju⁵, Chen Jingxu^{1*}

(1. Beijing Huilongguan Hospital, Beijing 100096, China;

2.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Rizhao, Rizhao 276826, China;

3. Qishan Middle School of Juxian, Rizhao 276529, China;

4. Qishan Central Primary School of Juxian, Rizhao 276529, China;

5. Beijing Road Middle School of Rizhao, Rizhao 276826,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Jingxu, E-mail: chenjx1110@163.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press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relevant risk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From February to May 2017,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sele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ree middle schools in Rizhao 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research subjects. The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11-item (KADS-11) and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depressive status and life event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self-made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rental relationship and care of the students. **Results** A total of 1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1 23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re were 521 (42.40%) students with the KADS-11 score of 9 or above.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nxiety factor scor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ental relationships ($P < 0.01$).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er learning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actor scores had a positive prediction effect on the total score of KADS-11 ($\beta = 0.23, 0.11$), and punishment factor score predicted lower total score of KADS-11 ($\beta = 0.06$). **Conclusion** There is a high rate of depress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Rizhao, and the life events they experienced are mainly related to learning. Parental relationship, learning pressur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r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ir mental health.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Life events; Investigation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身发展的特殊阶段, 青少年抑郁发病率较高^[1]。有研究显示, 青少年从青春中期至后期的抑郁症检出率已接近成年期(4%~5%), 且在整个青春期其抑郁症累积患病率从 5% 上升至 20%^[2]。青少年时期的抑郁症存在自杀风险高、合

并其他精神障碍多、复发率高等特点^[3-5]。青少年抑郁症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青少年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王熙等^[6]调查显示, 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总体检出率为 14.81%。已有研究表明, 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情

绪密切相关^[5,7-8]。目前尚无针对山东省日照地区青少年抑郁情况的调查研究,为了解该地区青少年抑郁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山东省日照地区中学生的抑郁现状,探索其抑郁情绪的可能影响因素,为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7 年 2 月 -5 月随机抽取山东省日照市 3 所中学(北京路中学、港务局中学和山东省莒县碭山镇中心初级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被抽取班级中的所有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抽取 20 个班级,发放问卷 1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23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4.69%。参与调查的学生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北京回龙观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研究工具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收集被试年龄、性别、主要照料者和父母关系情况。主要照料者的情况包括:父母照料组(由父母共同照料)、单亲照料组(由父母一方照料)和其他人照料组(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照料);父母关系包括融洽、一般、很差和离异。

采用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 11 项版(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11-item, KADS-11)^[9] 评定抑郁症状。KADS-11 包括动力不足和焦虑不安两个因子,前者包含情绪低落、睡眠困难、兴趣减退、疲倦、生活无趣 5 个条目,后者包含急躁、注意力问题、担心焦虑、身体不适感、毫无价值感、自杀或自伤想法或行为 6 个条目。各条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评分,0~3 分分别为“几乎没有”“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所有时候”。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评分,总评分范围为 0~33 分,KADS-11 总评分 ≥ 9 分提示有抑郁症状。国内研究显示^[10],KADS-11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奇偶分半信度为 0.77,间隔 1 个月的重测信度为 0.77,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筛查的准确性较高。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评定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及其影响程度。ASLEC 共 26 个条目,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处罚、亲友与财产损失、健康与适应问题 5 个因子。要求被试根据过去 6 个月本人及其家庭是否发生过量表中的事件及其影响程度

进行评分。未发生为 0 分,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的影响程度评定,1~5 分分别为“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评分越高,说明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越大。国内有关研究显示^[11],ASLEC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重测信度为 0.73,分半信度为 0.85,经五因子结构评定验证,ASLEC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3 评定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两名调查员于午休时间在教室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要求被试现场填写问卷,填写过程中不能相互交流,问卷填写完毕后由调查员核查并当场回收,耗时约 2 h。

1.4 统计方法

采用 Epidata 3.02 收集并整理数据,采用 SPSS 19.0 进行统计分析。由两位统计员独立录入原始数据并进行核对。计量资料用($\bar{x} \pm s$)表示,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比较不同照料情况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 KADS-11 评分,采用逐步回归分析考察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2 结果

2.1 中学生一般资料及受照料、父母关系情况

共 1 231 名中学生参与调查,其中男生 587 名(47.68%),女生 644 名(52.32%);平均年龄(14.5 ± 1.4)岁,10~15 岁 964 人(78.31%),15~20 岁 267 人(21.69%);父母照料组 879 人(71.40%),单亲照料组 144 人(11.70%),其他人照料组 208 人(16.90%);1 038 人(84.32%)认为父母关系融洽,156 人(12.67%)认为父母关系一般,10 人(0.81%)认为父母关系很差,27 人(2.20%)父母离异。

2.2 KADS-11、ASLEC 评分及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1 231 名中学生 KADS-11 评分为(7.97 ± 4.25)分,其中动力不足因子为(4.10 ± 2.40)分,焦虑不安因子为(3.87 ± 2.48)分;KADS-11 评分 ≥ 9 分者共 521 人(42.32%)。ASLEC 评分为(34.17 ± 20.73)分,其中受罚因子评分为(11.78 ± 9.53)分、亲友与财产损失评分因子为(10.62 ± 8.42)分、人际关系因子评分为(7.97 ± 4.79)分、学习压力因子评分为(7.86 ± 4.65)分、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评分为(6.56 ± 5.37)分。排名前三位的生活事件为考

试失败(78.6%)、被人误会(75.0%)和好友纠纷(72.7%)。中学生生活事件发生情况见表1。

表1 1231名中学生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生活事件	频数(次)	发生率(%)	生活事件	频数(次)	发生率(%)
被人误会	924	0.751	被盗或丢失东西	705	0.573
受人歧视	806	0.655	当众丢面子	876	0.712
考试失败	968	0.786	家庭经济困难	610	0.496
好友纠纷	896	0.728	家庭内部矛盾	744	0.604
生活习惯变化	710	0.577	预期的评选落空	522	0.424
不喜欢上学	571	0.464	受批评或处分	753	0.612
恋爱不顺利或失恋	388	0.315	转学/休学	644	0.523
远离家人	574	0.466	被惩罚	770	0.626
学习负担重	882	0.716	升学压力	804	0.653
与老师关系紧张	614	0.499	打架斗殴	646	0.525
本人患急重病	586	0.476	遭父母打骂	688	0.559
亲友患急重病	702	0.570	家庭施加学习压力	721	0.586
亲友死亡	782	0.634	意外惊吓、事故	727	0.591

2.3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 KADS-11、ASLEC 评分比较

父母照料组、单亲照料组和其他人照料组 KADS-11 总评分及两个因子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ASLEC 总评分及人际关系、受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0.01)。

表2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 KADS-11 评分比较($\bar{x} \pm s$, 分)

组别	KADS-11 评分		
	总评分	焦虑不安因子	动力不足因子
父母照料组($n=879$)	7.98 ± 4.31	3.84 ± 2.46	4.13 ± 2.47
单亲照料组($n=144$)	7.72 ± 3.74	3.88 ± 2.44	3.84 ± 2.02
其他人照料组($n=208$)	8.09 ± 4.32	3.97 ± 2.57	4.12 ± 2.31
χ^2	0.41	0.29	1.05
P	0.82	0.87	0.59

注:KADS-11,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 11 项版

表3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 ASLEC 评分比较($\bar{x} \pm s$, 分)

组别	ASLEC 评分					
	总评分	学习压力因子	人际关系因子	受罚因子	亲友与财产丧失因子	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
父母照料组($n=879$)	33.07 ± 21.01	7.78 ± 4.70	7.75 ± 4.81	11.22 ± 9.59	10.31 ± 8.53	6.33 ± 5.36
单亲照料组($n=144$)	37.86 ± 19.68	8.25 ± 4.32	8.65 ± 4.62	13.71 ± 9.49	12.25 ± 8.34	7.25 ± 5.42
其他人照料组($n=208$)	36.24 ± 19.88	7.91 ± 4.69	8.40 ± 4.79	12.85 ± 9.06	10.82 ± 7.86	7.07 ± 5.33
χ^2	10.23	1.66	7.04	14.46	7.78	7.14
P	<0.01	0.44	0.03	<0.01	0.02	0.03

注: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见表2、表3。

2.4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 KADS-11 评分比较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 KADS-11 总评分及动力不足因子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焦虑不安因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4。

表 4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 KADS-11 评分比较($\bar{x} \pm s$, 分)

组 别	KADS-11 评分		
	总评分	焦虑不安因子	动力不足因子
父母关系融洽组($n=1038$)	7.89 ± 4.12	3.73 ± 2.40	4.15 ± 2.40
父母关系一般组($n=156$)	8.14 ± 4.32	4.48 ± 2.69	3.66 ± 2.29
父母关系很差组($n=10$)	9.80 ± 7.22	5.20 ± 3.61	4.60 ± 3.84
父母离异组($n=27$)	9.47 ± 4.58	5.18 ± 3.03	4.30 ± 2.18
χ^2	4.07	18.46	5.11
P	0.25	<0.01	0.16

注:KADS-11,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 11 项版

2.5 KADS-11 与 ASLEC 评分相关分析

散点图显示, KADS-11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与 ASLEC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均无线性关系。

2.6 KADS-11 与 ASLEC 评分回归分析

以 KADS-11 总评分为因变量(Y), ASLEC 各

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学习压力因子(X_1)、受罚因子(X_2)和人际关系因子(X_3)进入了回归方程, $Y = 6.01 + 0.23X_1 - 0.06X_2 + 0.11X_3$, 可解释的变异率为 7%。学习因子及人际关系因子对 KADS-11 总评分有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23, 0.11$), 受罚因子对 KADS-11 总评分有负向预测作用($\beta = -0.06$)。见表 5。

表 5 KADS-11 与 ASLEC 评分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R^2	调整 R^2	F	P
KADS-11 总评分	学习因子	0.23	6.22	0.07	0.07	31.55	<0.01
	受罚因子	-0.06	-3.44				
	人际因子	0.11	3.21				

注:KADS-11,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 11 项版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1 231 名中学生 KADS-11 评分为(7.97 ± 4.25)分, 其中 521 人 KADS-11 评分 ≥ 9 分, 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43.32%, 高于 Mojs 等^[12]对青少年人群抑郁检出率, 与上海等地的研究结果相近^[13]。提示近半数被调查中学生存在抑郁症状, 山东省日照地区在校中学生的负性情绪较为普遍, 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家人高度重视。本研究中, 由父母照料者 879 人(71.40%), 由父母中一方照料者 144 人(11.70%), 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照料者 208 人(16.90%)。三组 ASLEC 总评分及人际关系、受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父母照料组评分最低, 提示单亲和受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照料的中学生受到人际关系、受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等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显示, 由隔代亲人或其他亲戚邻居作为监护人的儿童, 缺乏稳定和安全感、亲子依恋较差^[14]。关于福清市中学生的研究^[15]结果与本研究类似, 但人际关系相关生活事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中, 学习相关生活事件的影响在不同

照料组中无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和其他亲属照料, 主观上都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 KADS-11 总评分及两个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抑郁情绪无差异, 与陆娟芝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青少年对有关负性情境的回避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迟钝有关^[17], 尚未将不同照料环境造成的差异反映到情绪层面。本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 KADS-11 总评分及动力不足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焦虑不安因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中学生的焦虑不安情绪可能与父母关系有关。钟明天等^[18]研究显示, 父母婚姻状态不稳定的初中生存在更明显的神经质特点、更高水平的抑郁与焦虑情绪; 国外也有研究认为父母关系会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19]。李艳华等^[20]认为这种焦虑的产生与父母冲突会动摇孩子内在的情绪安全感有关。

回归分析显示, 学习压力、受罚和人际关系因子进入了以 KADS-11 总评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 其中学习及人际关系因子对 KADS-11 总评分有正向预测作用, 受罚因子对 KADS-11 总评分有负向

预测作用。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是中学生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21-23], 高考竞争压力、课业负担重等学习压力导致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24], 从而产生抑郁情绪。因中学生的认知及情绪调节倾向于自责、灾难化、纠结等特质, 使其经历人际关系相关的矛盾后易出现抑郁情绪^[21]。刘桂兰等^[22]研究显示, 受罚因子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不相关; 而郭兰婷等^[23]研究认为, 来自父母的严厉惩罚会加重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推测受罚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可能与施罚人群及惩罚内容有关。本研究显示, 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对抑郁情绪无预测作用, 与国外其他研究结果类似^[21], 这可能是因为近半年内的生活变化及丧失经历尚未导致抑郁情绪, 与抑郁情绪的出现延迟有关^[25]。综上所述, 山东省日照地区在校中学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高, 经历的生活事件主要与学习相关, 父母关系、学习压力及人际关系是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调查对象相对单一, 进一步研究可将范围扩大至高中生及其他省市, 并对年龄段进行分层, 以了解青少年不同阶段经历的生活事件及其抑郁情况; 其次, 相关分析结果不理想, 散点图显示 KADS-11 与 ASLEC 评分无线性趋势, 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很小, 提示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较低, 今后研究可引入更多可能影响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因素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 [1] Finning K, Moore D, Ukoumunne OC,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 and adolescent emotional disorder and poor attendance at school: a systematic review protocol [J]. *Syst Rev*, 2017, 6(1): 121.
- [2] Costello EJ, Copeland W, Angold A. Trends in psychopathology across the adolescent years: what changes when children become adolescents, and when adolescents become adults? [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1, 52(10): 1015-1025.
- [3] Ryan 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Lancet*, 2005, 366(9489): 933-940.
- [4] Herbert J, Goodyer IM, Altham PM, et al. Adrenal secretion and major depression in 8- to 16-year-olds, II. Influence of co-morbidity at presentation [J]. *Psychol Med*, 1996, 26(2): 257-263.
- [5] Charbonneau AM, Mezulis AH, Hyde JS. Stress and emotional reactivity as explanations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J]. *J Youth Adolesc*, 2009, 38(8): 1050-1058.
- [6] 王熙, 孙莹, 安静, 等. 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性别差异的流行病学调查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3, 34(9): 893-896.
- [7] Flynn M, Rudolph KD. The contribution of deficits in emotional clarity to stress responses and depression [J]. *J Appl Dev Psychol*, 2010, 31(4): 291-297.
- [8] Flynn M, Kecmanovic J, Alloy LB. An examination of integrated cognitive-interpersonal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the role of ruminat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personal stress generation [J]. *Cognit Ther Res*, 2010, 34(5): 456-466.
- [9] Brooks SJ, Krulwicz SP, Kutcher S. The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assessment of its evaluative properties over the course of an 8-week pediatric pharmacotherapy trial [J]. *J Child Adolesc Psychopharmacol*, 2003, 13(3): 337-349.
- [10] 周慧鸣, 郝楠, 杜亚松, 等. 中文版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测评青少年样本的效度与信度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6): 413-418.
- [11] 辛秀红, 姚树桥.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效度与信度的再评价及常模更新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5): 355-360.
- [12] Mojs EH, Warchol-Biedermann K, Glowacka MD, et al. Are students prone to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thoughts? [J]. *Arch Med Sci*, 2015, 11(3): 605-611.
- [13] 孙莉, 谢红涛, 王琦, 等. 青少年抑郁情绪与健康危险行为、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J]. *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14, (21): 138-139.
- [14] 匡仪, 吕飒飒, 刘枫, 等. 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24(6): 919-921, 922.
- [15] 杨秀清. 初中留守儿童生活现状调查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9(8): 983-985.
- [16] 陆娟芝, 凌宇, 黄磊, 等. 生活应激事件与希望感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7, 25(2): 294-297.
- [17] 伍毅, 李永超, 王军, 等. 初中预备班学生焦虑情绪与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 [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6, 15(12): 1143-1144.
- [18] 钟明天, 凌宇. 父母婚姻状态与初中生情绪特征的关系 [J].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16(12): 35-39.
- [19] Liu W, Mumford EA, Taylor B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and youths' 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buse [J]. *J Youth Adolesc*, 2018, 47(2): 321-333.
- [20] 李艳华, 钟佑洁, 黄海宁. 父母冲突和儿童社交焦虑: 情绪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7, 25(9): 1403-1407.
- [21] Stikkelbroek Y, Boddien DH, Kleinjan M, et al.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J]. *PLoS One*, 2016, 11(8): e0161062.
- [22] 刘桂兰, 韩国玲, 马林山, 等. 中学生抑郁障碍患者的家庭环境和生活事件特点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2): 136-137.
- [23] 郭兰婷, 张志群. 中学生抑郁情绪与童年经历、家庭和学校因素分析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7): 458-461.
- [24] 相青, 王苗苗, 常瑞华, 等. 农村初中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24(9): 1422-1425.
- [25] CereJ, Fristad MA, Verducci J, et al. Childhood bereavement: psychopathology in the 2 years postparental death [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6, 45(6): 681-690.

(收稿日期: 2018-07-13)

(本文编辑: 吴俊林)